



·都市闲情·

## 我的快乐球友

·岁月深处·

□王剑

南广场位于沙南老城区，是由老体育场改建而成的仿生态园林，人们习惯称其为“双汇广场”。

我到南广场主要是打乒乓球。广场西北角的小树林里有八张露天的球台，材质为水磨石。虽然条件简陋，但丝毫不影响人们打球的热情。

常来这里打球的人，都有各自固定的生物钟。凌晨五点多，一辆电动三轮车驶来，从车上下一个壮实的中年男人，支好球网后，就听见远处有人喊：“二生，你可来了？”不用说，这是老李。老李和二生是约好的球伴，因为反手位球路娴熟，人送绰号“李一推”。

到南广场打球，不问来路，只问乐趣。有一个青年，从山东到漯河出差，往球台边一站，立即有人让他打一会儿。有一个女孩从北京回来，大家主动与她切磋球艺。从球风上看，八仙过海，各有特色。有的人打球，把每场球看成比赛，锱铢必较，煞是认真。有的人则大大咧咧，打好打坏，一笑置之，图的就是一个乐子。有的七尺男子，偏

偏打出阴柔小球；有的纤腰嫩手，打拉冲吊，却有须眉之风。球风即性格。即使光站在边上看，也能看出一段好心情。

有一个球友姓宋，别看60多岁了，却是球友里边最有耐力的一个。如果天气允许的话，每天他能坚持打球6个小时。老宋球技一般，但打球的姿势很特别。别人打球只用一只手，老宋却两只手一起做动作，一只手打，另一只手舞动着掌握平衡，形似农村撵鸡子的架势。球友们打趣他，老宋也不生气，“嘿嘿”一笑，依然我行我素。

老孙是球友中的美男子，衣着清爽，为人活络，受人尊重。老孙喜欢打友谊球，长线对拉，你来我往，十几板不坏。因此，很多人都想和老孙练一下。老孙也心甘情愿当起了陪练，并不时帮大家纠正姿势，讲解击球要领。

大强是双打台子的台长，他人缘好，能聚人气，台边经常围着七八个高手。长胶高手小斌、削球高手老胡、横板高手小毛、拧拉高手小阎都在其中，是南广场的准专业队。前不久，南广场组队参加市里的重阳节球赛，还获得了团体第四名呢！当然，

大家也清楚，平时练球，就是为了快乐。有时，双打过程中出现一个争议球，是否压线，是否擦边儿，大家会像小孩儿一样争得面红耳赤。最终双方各退一步，哈哈大笑。

老任，人送绰号任铁拍。他每天总是来得很早，支好球网后，就开始打扫球台。人少时，他给大家凑凑手，人多了，他立马把球权让给别人，自己站在旁边拣球。老任是个热心肠，手也巧，会自己制作底板，会粘贴胶皮。谁的球拍破了，他会给你建议用什么样的胶皮，用什么样的球拍，还跑前跑后，和你一块到商店选购。老任打球是个怪才，左右手都可以打，直板横板都在行，经常能打出出其不意的好球。他的“砍球”技术堪称一绝。老任的身上，有一种天生的幽默，只是他在场，球场的气氛就会非常活跃。

有时，老任不来，这里也会充满笑声。这笑声不是来自别人，而是来自一对姐妹。姐妹俩都六十多岁，妹妹腼腆，姐姐爱笑，不管打出什么样的球，她都会发出可心的笑声。在这样的笑声中，大家洗去工作的疲惫，尽情地享受打球的快乐和温馨。

·亲情无限·

## 藏在蛤蟆皮棵里的爱

□奎上月色

晚上八点半，老公携一身寒气回来，进门便献宝似的吆喝：“老吴，快看，我给你带回来什么了……”我一看，他手里宝贝似的捧着蛤蟆皮棵。

我前段时间患了感冒，好了之后，咳嗽却久久难愈。中药西药吃了半个多月，一直不见什么起色。

就在无计可施的时候，老公忽然说：“你还记得不？有一年冬天，你也是咳嗽得这么厉害，最后不是吃蛤蟆皮棵煎鸡蛋好了吗？”他一说，我想起了那段难熬的日子。

怀儿子的那年冬天特别冷，我咳嗽得厉害。怕影响孩子发育，嗓子咳哑了也不敢乱吃药，一边咳嗽一边还要每天拖着笨重的身体去上班。当时，我在娘

家住，父母看在眼里、疼在心里。母亲想起我们老家治咳嗽的老方子：蛤蟆皮棵煎鸡蛋。她说，小时候，冬天我一咳嗽，她就去枯草从里寻找蛤蟆皮棵，挖一些择洗干净切碎和鸡蛋一起炒给我吃，一吃咳嗽就好了。父亲一听二话不说，推上自行车就出了门。

冬天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，父亲骑着自行车跑十几里路，去了人迹罕至的河边挖蛤蟆皮棵。有一次不慎滑倒跌进了河里，回来的时候衣服都结了冰……就这样，每天雷打不动一盘香油煎蛤蟆皮棵鸡蛋治好了我的咳嗽。

一晃这么多年过去，现在还有蛤蟆皮棵吗？老公说试试看，就给母亲打了电话。母亲说，应该还有，只是不好找了，原来的荒地都种了庄稼，明天让父亲去找找看。

第二天晚上，老公果然带回一大捧蛤蟆皮棵，原来父亲得知我又咳嗽，放下手头的事情赶紧去挖蛤蟆皮棵，挖到后让母亲择好洗干净，步行四里多地，又搭了公交车，这才把蛤蟆皮棵送到老公手里。父亲今年已经七十岁高龄，这样寒冷的天气，他是怎么挖到这么多蛤蟆皮棵的？我不得而知。

就这样连续吃了几天，咳嗽果然有所好转。老公说要再吃几天，不忍心再麻烦父亲，他下班后去了河堤。“天气预报说这两天有雪，天一冷你咳嗽得更厉害，这不，我今天下班去河堤上转了转，竟然被我找到了这么多，够你吃几天了……”他欢天喜地说着，捧着蛤蟆皮棵进了厨房。

涩涩的蛤蟆皮棵，暖暖的蛤蟆皮棵，全都是亲情的味道，爱的味道……

·往日情怀·

## 孟庙往事

□杨新伟

小时候，父亲在孟庙中原轧辊厂上班，每次放假，我总是央求他带我到工厂里住上几天，因为那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。

记得1984年寒假，我第一次到轧辊厂，刚进厂区大门，就看见路两旁有一些低矮的小树，满目青翠，“这是啥树啊，乡下的树上早没树叶了，这树上怎么有这么绿的树叶？而且这么茂盛！”父亲告诉我，这叫冬青，叶子四季常青。到了卫生间，只见墙壁上、地面上都贴着白瓷片，那时我不知道，回去向小伙伴们炫耀，说除了红砖、蓝砖

外，还有白砖。现在想想，当时的自己真是幼稚可笑。

开饭了，我跟着父亲来到食堂，一眼就看到了面包，“面包？这新鲜玩意只在电影上见过，可没吃过。”我让父亲买了三块，好好过过瘾。

到了孟庙，没事的时候，父亲领着我到镇上的电影院看电影。进了电影院，好大的屋子啊，座位呈阶梯式排列，越靠后，座位越高，真神奇！更奇怪的还在后面。灯熄了，整个电影院鸦雀无声，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看电影。中间没有任何停顿就演完了，这是咋回事？在老家看电影，过二十分钟就要停一会，说是换片子，在这儿怎么没有

呀！当时我搞不懂，后来才知道，农村是人工换片，需要停下来，影院是自动换片，中间不需要停顿。

当时的轧辊厂，大门和二门之间是一条长长的甬路，路两边是一排排展示板，上面贴满了画报。在这里，我看到了报纸。当时看得最多的是《工人日报》《河南日报》。看报纸使我终身受益，这种习惯的养成就在轧辊厂。

如今，从轧辊厂的大门往里看，甬路已经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高高低低的楼房。一切都变了，那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孟庙已经成了过去，但那些快乐的场景还印在我心里，久久难忘。

## 小河的变迁

□重剑无锋

出村向北，沿小路行约二里许，过高渠徐下再行，一条银练般的小河蜿蜒东来，悄然无声，谓之北河。又西流一里许，水面渐阔，形似葫芦，下筑有堤坝蓄水，形成锅状，锅底最深处可达十几米，锅沿浅处只到腰部。平时水面不足五十亩，待夏季涨水之时可达百亩，谓之北堰。此处，乃幼年拾柴放牛洗澡逮鱼之佳地。

此河属季节性河流，发源于泌阳县城东北白云山，向西南汇入泌水，再入白河汉水，最终归长江，东流大海。此河虽小，枯水时不过数米宽，却是长江最北边的支流之一，且依地势向西而流，属不多见的“倒流”之河。

春和景明，河滩水草丰茂，碧绿如茵，野花吐芳，牛羊成群，一派牧歌田园的景象。夏季偶尔山洪暴发，河水猛涨，河宽可增数十倍，数米高的芦苇荡不见踪迹。其势狂野，狭窄之处猛流若奔，此数年亦不遇。平日，河面则缓舒有度，正是孩童戏水洗澡逮鱼的好地方。堰里鱼种类很多，小孩子逮鱼不用工具，全靠一双手摸鲫鱼。一到午后，趁大人午休，男孩子结伴来堰里摸鱼，在岸边用手挖一个小坑，往里面泼满水，摸到的鱼就扔到里面。运气好时一两个小时就能逮五六斤。走时用柳条一串，提着就回家了，成了一顿美妙的晚餐。秋季伊始，水势渐弱，草枯叶黄，伐干枝芦苇以备冬柴，割黄草薯秧为牲畜储粮。冬季雪来，河面冰封，人迹罕至，此乃河流休养生息之季。

小河北岸约二里，有一村庄，与我家所在南岸的村庄直线距离不过五里，但因此河阻隔，来往不畅。冬季尚可踏冰而过，平时需绕道十几里。所以两村虽近，耕地仅隔一河，却极少往来，更鲜闻有通婚之事。只是对岸河滩朝阳，盛产西瓜，少年郎在河滩放牛割草，有时饥渴难耐，便潜水游到对岸偷瓜，但他们防范甚严，看瓜庵就扎在河边，很难得手，只能望瓜兴叹。

对家乡数十年前的记忆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一条小河，承载了少年的快乐时光；一段记忆，难掩岁月的沧桑。今再寻此河，面目全非。昔日小路不知所踪，柏油马路跨河向北延伸，河岸高楼林立，商铺云集，堰塘也难觅其踪。叹时光之荏苒，岁月之无情，发展之迅猛。若不记之，后人安知此河之前世今生？变化的是儿时的记忆，不变的是思乡情怀。